

故园漫忆

记忆中的地坑院

□贾海修

我生活过的地坑院是鲜见砖瓦的，它们大多是土坑土崖土坡土窑。

我家住在偃师牙庄岭岭深沟中，背坡面沟，祖辈挖了四个院子二十孔窑洞。从爷爷起，有四辈六十余口人生活在这里。在牙庄村地势最低的大师椅样的坑院，有两个院子，是爷爷留给他的两个儿子的，大儿子也就是我的爷爷院子最大，有九孔窑洞和三间大瓦房，住了他的六儿一女、六个儿媳和他的二十六个孙子孙女。除了这个大师椅院，爷爷还置了两个院子，在大师椅左右扶手，老院子东西两侧的半山腰处，各有窑洞二孔和四孔。拢共十八孔(间)窑洞和大瓦房，在爷爷去世后平均分给了他的六个儿子，由二舅爷和姑父主持，采用的是抓阄，因此，分家过程几乎没有争执。

我见过打窑洞，是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，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事情。在爷爷的领导下，他的六个儿子齐心协力来打，场地就是位于半山腰的

西边院子。它原来只有一孔窑洞，这孔窑洞很深，分内外两间，中间是挖窑洞预留的过门，门隔墙有两尺来厚，里面有个土炕，外间是个大碾盘，石头磨盘，石头碾子，我见过她们娘们在这儿碾过谷子，碾过玉蜀黍，谷子碾过就是小米，玉蜀黍碾过就是玉蜀黍面。后来，五叔(大)在这孔窑里养兔子，兔子围着墙根儿打了很多洞，地面也被兔子刨得坑坑洼洼。这个院子后来分给三叔，这孔窑内间就成了三叔三婶的卧室，外间则成了客厅。碾盘拆了，磨盘和碾子都扔到了外面。碾盘的下方，也是外间地面正中，三叔挖了个坑，把一只白公鸡杀后埋了进去，还放了鞭炮。这种牲祭，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缘由。

三叔住进去前，窑洞已由一孔变为四孔，是爷爷组织六位伯伯带领我的两个堂兄打成的。他们一锨头一锨头从崖下挖出洞窟，又一铁锹一铁锹把土装到架子上，再一架子车一架子车推到院子里堆放起来。他们不但凿出了三

个宽敞的窑窟，这些窑窟的墙面拱面，还全部用白灰黄土麦秸做成了泥巴抹平，成了光洁白净的崭新窑洞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把窑前的一座小山丘挖空，建成了一孔砖窑，把院子里堆积如山的黄土打成泥坯，烧制成青砖青瓦。他们又用这些砖瓦，将这四孔窑洞门头和窗户全部改成砖砌，还在老院中用砖瓦拱圈了一孔窑洞和新盖了一间大瓦房。窑洞用青砖砌墙和垒圈，还安装了木框玻璃窗和木门，窑内光彻透亮的光景，是从伯伯辈才有的。

地坑院也叫天井院，我生活过的名副其实的坑院，是我的大舅爷和二舅爷家。他俩在巩县(今巩义)张岭村，从地表深挖至地下六七米，挖成两个地坑院，加上窑坡，每个院子都是十二孔窑洞，全部是土崖土窑土门头。小时候随祖母和父辈往舅爷家走亲戚，他们家待客，就是在这地坑院的窑洞中摆上八仙桌，吃的是三八场儿(八碟八盘八碗，水席的一种)。二舅爷是铁匠，从地面通

过窑坡下到院子里，右手第一间就是他的铁匠铺，里面有土坯垒的灶台，有放在木桩上的铁砧子，几柄铁锤火钳靠墙放着，炭块炉渣就堆在角落。后来姑母嫁到了偃师牛庄，公婆家后院有一个地坑院，相对小些，有七孔窑洞，崖面用砖砌成，窑拱是青砖圈就。放假了，我们帮姑家带我那仁表弟表妹时，就是在地坑院窑洞里做饭吃饭。这几年，陕州地坑院成了有名的景观，大都是后来整修的，它原来的样子远不如我生活过的。

无论地坑院和窑洞原来是什么样子，现在住不住人，都已经不重要了，但地坑院和窑洞在民族发展史、人类生存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，它是华夏民族绵延生息、中华文明传承延续的不可磨灭的见证。我住过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地坑院，是几孔窑洞所在，但它更是我们民族的厚重记忆和感情依托，是溶化在我们血脉中的浓重的文化符号。

人生随笔

相 树

□李健

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同族兄弟红江，耸耸扛在肩上的那捆树苗，远望渐去背着书包的学童诗兴大发。

他爱树，也爱看树。爱看老家山里的珍稀树，爱看城里的绿化树、公路道旁的风景树，更爱看田里的育苗树。

住在县城的红江拉扯着要回老家种树。他神秘兮兮地说：“老家的大山就是个天然植物园，鬼箭羽、降龙木、黄护、紫檀、杜鹊应有尽有，不少于千种，珍稀的有二三百种。”我听了欣喜异常，心驰神往。

瞅着他肩头的那捆树苗，我心嘀咕：“这都往哪儿栽呢？”他浅浅一笑：“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。”

前些日子才下过一场透雨，土壤准是松软松软的，挖坑栽树就可省点力气。想着，我便抢先夺过他手中的锨头，一锨头下去，殊不知“嘭”的一声反弹回来，虎口震得麻木麻麻。他揶揄道：“种树好似发钞票，功夫下到有回报。这可不是你握笔杆子，恁好挖的。”

红江种树在十里八村是出了名的，据说怀揣相树之技，闻能识木，观能知材。对此，他展颜一笑：“经验而已，经验而已。”看一棵树是不是好材料？他说瞅瞅树冠就知道：“立枝槐树固枝榭，不用开锯好木头。”拿上一截气息相近树枝，他放在鼻前一嗅：“浓香悠长是侧柏，清苦淡雅是国槐。”

红江相树，让我想到了相马。古时相马，相的是千里马的速度与力量；这相树，相的是树木的本真与生态。

喘息过后，我俩蹲坐树旁扯起树龄话题：“山里啥树最古老？”他笑了：“千榭万柏老古槐，未卜先知请柿伯。”

说到柿树，一下子想起我家那棵老柿树，据说在祖父那代都有了。柿树春夏里绿荫遮蔽，秋冬里秃枝飘摇。一年又一年，柿子树举着一盏盏小灯笼，像极了村口远远瞭望的爷爷，在烟火岁月中无时无刻不在为儿孙守护着回家的路。

一阵风飘来，翻开了记忆的书本，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”。从一粒小小的种子，到屹立的参天大树，需要经历无数的风雨和阳光。我们目睹着树木的成长，仿佛也看到了自己的人生轨迹，在岁月的磨砺中，从稚嫩走向成熟。

百年树人，更是一种使命与责任，传递着智慧与知识的火种。种树与育人，虽形式不同，但有着共通之处。树木需要适宜的土壤、水分和阳光，才能茁壮成长；人也需要良好的环境、教育和关爱，才能成为有用之才。

十年树木，见证了时光的荏苒；百年树人，孕育了未来的希望。

时令走笔

柳 笛

□布振芳

细雨过后，田野像沾了观音瓶里的圣水，花花草草都张开了嫩嫩的脸。女孩们结伴而出，挖野菜，采鲜花，笑声满天飞。男孩子只关注河边的柳树，等它抽出麦粒般的芽儿，就有柳笛吹了。

柳笛，就是用柳条做的笛子。取一段筷子粗细的柳条，双手握紧，左右转动，然后抽出木芯，再用小刀削去略细一端的表皮，就算完工。方法看似简单，六七岁的小孩儿无法掌握，必须央求大人帮忙。蹲在墙角晒太阳的四老爷倒是清闲得很，可总是板着脸，不讨人喜欢。我的爷爷就不一样，不但柳笛做得精致，还和颜悦色。只要有空，我和伙伴就围在他身边，看他变戏法似的把折来的柳条做成长短粗细的笛子。我们吹着柳笛，小兽般跑来跑去，爷爷乐呵呵的。他对谁都一视同仁，脸上挂着鼻涕的傻也不隔过。不知道爷爷是怎么想的，对幼小的我们来说，帮忙把柳条变成柳笛，是多大的恩赐啊。

有爷爷的帮助，得到柳笛固然不是难事，问题的关键是，柳笛寿命非常短暂，甚至一夜之间就会枯萎变黑。曾想过用纸包或水泡的办法延长它的寿命，但毫无用处。爷爷没有空闲的时候，我们只能望柳兴叹——要是自己会做柳笛多好啊！终于有一天，我把想法告诉了爷爷，他手中的旱烟微微一顿，说：“学会本事不压人。”

一个暖洋洋的下午，我在爷爷指导下学做柳笛。刚开始，一切顺利。可是，当我把柳条的表皮转动以后，怎么也抽不出中间的木芯。看我急得要哭，爷爷身子一转，给牛添草去了。直到我急中生智，用牙齿咬着将问题解决，他才微笑着走出牛屋。就这样，我做成了我的第一支柳笛。在后来的实践中，我得到以下经验。比如，细点的柳笛声音清脆，粗则浑厚；短点的柳笛声音嘹亮，长则低沉。当然，与吹奏者的气息技术也有关系。我还尝试用杨枝做笛，效果不佳。

自从掌握了做柳笛的技巧，童年的我就格外盼望春天。因为柳笛，伙伴们和我空前团结；因为柳笛，也有过不愉快的事情发生。记得有一次，三嫂家的胖姐拿来柳条，求做一支柳笛。可我心一动，将其据为己有。那支柳笛太完美了，不但声音好听，还缀着几片叶子，看起来赏心悦目。于是，冲突在所难免。我先发制人，揪掉了她的头发；作为“回报”，她毫不客气地抓破了我的脸。多年后相遇，她抱着孩子对我笑道：“小时候的偏心眼真小。”我跟着也笑。小孩之间的冲突，哪有那么较真。

时光一天天流逝。爷爷去世以后，我如同断线的风筝，漂泊陌路异乡，故乡的记忆已被岁月淹没，苍苍而遥远。只有柳笛的声音，时常在梦里响起，叫我泪流满面。



春天里

郭慧军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85 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 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: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心香一瓣

春之舞

□尚喜社

一道闪电划破寂静的夜空，阵阵春雷惊醒熟睡的大地。空中飘浮着的春雨像羞涩的少女，轻轻地弹奏着乐曲，随着美妙的韵律，又羞羞答答飘落到大地上。

春天的舞曲由此拉开了帷幕。一轮旭日从东方冉冉升起，湛蓝的天空不时有鸟儿飞过。雨后的大地软软的，绵绵的，徐徐的春风带着母亲般的温暖抚着大地上的每一个孩子。含苞待放的花蕾，点缀在一条条枝梢上，嫩芽伴着春风的韵律跳动着。晶莹剔透的雨珠像一颗颗珍珠，悬挂在花蕾上，摇摇欲坠。

随着春风舞步的加快，花姑娘们也按捺不住青春的萌动。她们挣脱了花蕾的束缚，一个个舒展开来。五颜六色的花瓣，恰似舞女们的刘海，随风起舞。丝丝花蕊像姑娘们的刘海，在摇曳和飘逸中把她们装扮得更加靓丽。几只乳白色的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飘去，在花海中形成了一道美丽的弧线，然后，缓缓地降落到刚刚盛开的鲜花上。它们把卷曲着的吸管伸进花蕊，忘情地享受着花蜜带给它们的愉悦。

一曲优美的舞曲从花丛中飘来，循声望去，原来是一群大妈在公园的广场上跳舞。她们身着红色服装，手执红色的折扇，扭动着舞姿翩翩起舞，柔软宽松的衣裙随风飘荡。

人在花中舞，曲在花中漾，花在舞中开。春雨过后，天气洁净，温馨而又舒适。广袤的大地上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

的繁荣景象。松软的地面上、缝隙里、花丛下，凡是有阳光的地方，幼苗们都会争先恐后地涌出地面。有些幼苗像是在和妈妈捉迷藏的淘气鬼儿，它们头顶着一块块小小的“被子”，傻乎乎地探头探脑，新奇地窥探着世界。有的伸着双手像祈求妈妈抱抱的样子，有的似掉进泥坑里刚爬出来的小泥人儿，有的还头顶着种子的壳儿，像戴了一顶安全帽，左顾右盼。它们形态各异，憨态可掬，在太阳的映照下，一个个粉嫩光亮，甚是令人喜爱。

公园里那姜黄色的木结构六角亭下，一位优雅的男士老者，戴着一副眼镜，悠闲自得地用萨克斯吹奏《春天在哪里》。那优美的旋律，仿佛使人看到了春天向我们走来的脚步，不仅使我陶醉于音乐之中，仿佛也让我成了一位春之舞者。

在咖啡色的步行道上，一位年轻的母亲牵着孩子的上衣，一只手提着茶瓶，另一只手意识地伸着，随时准备去搀扶前面的孩童。孩子步履蹒跚地跑着，不时地扭过头来给妈妈做着各种鬼脸，逗得人们哈哈大笑。

一声鸣笛，一列满载货物的火车，匆匆地驶过。巨大的轰鸣声，使得大地为之震颤。它恰似舞曲里鼓乐之重锤，把春之舞推向了高潮。

春天的花蕾已绽放，春雨滋润着万物，阳光普照着大地，强劲的东风已经吹来。战鼓吹春，齐心协力，大地万物在共同演奏好春之舞曲的同时，正在用行动演奏好夏之舞曲，迎接我们的将是那颗硕果累累的秋之舞曲。

乡村风味

野菜记忆

□张俊峰

记忆里，在家乡能叫得出名字的野菜有十几种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人们的生活逐渐富裕，野菜不再被经常食用，但随了节令偶尔摘来佐餐也可令人胃口大开，亦为当日饭桌上的一份惊喜，故至今未能忘记。

印象深刻的先是白蒿，也就是茵陈。二三月间，春回大地，白蒿也自老根底部冒土发芽。白蒿幼苗茎覆白毛，有多个细小分支，单叶耳生，呈宽线形。于风和日暖的天气里，挎个篮子拿上小铲在野地里田埂旁采了来，清洗干净，加入适量面粉、盐和食用油，搅拌均匀后于笼上蒸熟，蘸蒜汁或炒了吃都极不错。小时候喜欢吃，觉着香；中年之后，蒸熟白蒿清吃更感可口，味道清淡自然。也有凉拌的，于沸水中煮三五分钟，捞出拌蒜泥，加香油、盐、醋食用，想来也很好，可惜尚未吃过。至于焯了水剁碎做白蒿馅、蒸白蒿肉，那时家里却未有如此做法。

然后是马齿苋。因其叶如马齿，性滑似莼菜而得名，常常平卧于地面，铺散多分支，茎为圆柱形，呈暗红色，叶扁平肥厚。可以拌了面粉清蒸，焯水凉拌、做饺子馅，甚而清炒。我小时候，母亲常用马齿苋摊煎饼，清洗沥干，和上面粉打入几个鸡蛋，放佐料搅拌均匀，油热后入饼锅摊煎，至两面金黄用铲子盛出，于焦香酥软外更透着一份清香鲜美，若配上青椒丝，则更是入口脆嫩生津。但似乎不

能多吃，易引起腹泻。

不得不提的还有面条菜和小蒜。面条菜常见于麦田里，叶子细长如匙状。小蒜多野生于荒地、山坡和路旁，叶细如发丝，底端深入土里有白色球茎，下生根须，常一簇一簇生长，采时需带球茎根须挖出才完整。母亲于田里干活，便随手采摘了来，用作中午煮面条时配菜。面条菜味甘微苦，小蒜则辛辣清香，透着一份特有的野味，皆使人记忆深刻。

荠菜是家乡田野里另一种常见的野菜。常见的吃法是荠菜炒鸡蛋和荠菜猪肉饺子。荠菜炒鸡蛋最好整株不切，先将鸡蛋炒好盛出，再以热油炒荠菜至变软颜色变深，加入鸡蛋一起炒熟，味道清淡鲜美。荠菜搭配猪肉做饺子馅则需切碎。另外，凉拌荠菜味道也不错，择洗干净以淡盐水浸泡十几二十分钟，清洗沥干，放到开水中焯烫至变软颜色变深，捞出加入调味品即可食用。

刺角芽、蒲公英、野苣荬、灰灰菜自然也都是能食用的，但儿时未在饭食中见过。蔬菜丰裕自然是主要原因，想来味道未必很好。另外，香椿芽、榆钱、洋槐花、构蒲钱、皂角嫩叶这几样树上野菜则味道无不鲜美之极。香椿芽炒鸡蛋、蒸榆钱、蒸洋槐花、蒸构蒲钱、皂角嫩叶烙火烧、包包子，凡此种种，每一提及，已让人禁不住口齿流涎了。